



一名洛阳留学生的追梦路

<<<

□记者 张丽娜 文/图

发誓要去日本

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下海经商成为一种时尚。张洛霞在校门口开了个冷饮摊，白天教书，晚上卖冷饮。此举轰动校园，引起一片哗然。

有同事把她当成怪物，讽刺她钻钱眼里了，甚至到校长那儿告状。校长苦口婆心地劝张洛霞：人不可不务正业，你别再学日语、卖冷饮啦，否则就扣你工资。

面对非议，张洛霞泰然自若、我行我素。她说：“不管什么时候，学东西、赚钱都是好事儿，你们爱咋地咋地。”

1988年，张洛霞有了出国留学的心。那时去日本，必须有日本朋友作保，张洛霞就给5个日本笔友分别写信，询问他们是否愿意给自己作保。

这些人与张洛霞非亲非故，结果可想而知。松浦三千夫——名古屋一电器商会人事部部

长，委婉地告诉张洛霞，两国物价悬殊太大，即使有人作保，只怕她也负担不起高昂的学费，劝她打消念头。

张洛霞没有放弃，她继续给松浦三千夫写信，说自己卖冷饮挣了不少钱，交得起学费，绝对不会拖累他。逢年过节，她还买上好的茶叶寄给松浦三千夫。

张洛霞的执著感动了松浦三千夫，在他的协助下，1989年冬，张洛霞拿到了日本南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

出国这年，张洛霞刚巧30岁。她的爱人严肃地与她谈话，说：“如果你在日本遇到更好的人，我绝不拖你后腿。”似有诀别之意。她说：“你等我。明年我一定把你弄到日本，不然我就回国。”

敢选最难的题做

到了国外，张洛霞才知世事艰辛。日本物价高昂，她带去的3万多元，交完学费，所剩无几。热心的松浦三千夫给了张洛霞一张70万日元（约合人民币五六万元）的存折，鼓励她撑下去。

张洛霞白天念书，晚上到饭店打杂。为了多挣钱，她利用假期到一家公司求职。老板问她会不会打字，连电脑都没见过的张洛霞脸不红心不跳地点头，然后连夜冲到留学生会馆借电脑，研究电脑键盘，第二天镇定自若地去报到。

后来她去一家水产公司上班，老板听说了她的求职轶事，敬佩她的勇气，说：“我这儿的工作繁琐无趣，很多日本姑娘都干不了。就冲你敢

来，我就不能不要你。”

读完硕士课程，张洛霞又去考博士。博士考试，考生可自选考题难度，日本学生通常选容易的，她却选了难度大的5道题，并顺利解答。导师目瞪口呆，她则嘻嘻一笑，说：“做人不能畏难求易。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能力，就一定要抓住机会。”

她连续数年获得日本文部省奖学金，不但学费全免，日本政府每月还给补贴近20万日元，比某些日本人的月薪还高。

有如此优异的表现，她毫不费力地就实现了对丈夫的承诺，将丈夫、孩子都接到了日本。至于松浦三千夫借给她的钱，她也早还了！

最好的身份是母亲

1998年，博士在读的张洛霞兼职到中京女子大学代课，教汉语。代课教师每周只上一两次课，费时费力，课时费很低，但张洛霞觉得付出就会有收获，不能只看眼前利益。她认真备课、授课，从不抱怨。

日本学生不愿意买汉语磁带，嫌贵。张洛霞就自费帮他们灌录磁带。课余时间，她带着这些学生包饺子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。学生们对她的评价极高，于是联名上书，要求学校聘任张洛霞为正式教师。

1999年，张洛霞博士毕业，毫无意外地被中京女子大学聘请，成为该校正式教师。2001年，她取得经营学博士学位。又过数年，她已是中京女子大学最受尊敬的大学教授之一。

功成名就，张洛霞并未止步。她想为家乡作一些贡献，让洛阳的孩子到日本看看，学学日本

的先进技术。在她的游说下，日本至学馆大学（2010年，中京女子大学更名为至学馆大学）与河南科技大学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，每年提供两个名额，供洛阳学子到日本免费留学。

此外，她还与丈夫联合创办了名古屋中国留学生语言培训学院——福德日本语学院，帮助中国留学生圆梦。

“学历要高，工作要好，孩子要多。”这是张洛霞曾经的志愿。如今，这三个目标已全部实现——去日本后，张洛霞又相继生了一子一女，如今，她不但是女博士、女教授，还是3个孩子的妈妈。

日本政府感念她的贡献，赠予她永久居住权，但她始终未换国籍，每年都要回国两趟，探访洛阳亲友，推动中日交流。她说：“其实我最爱听的话，不是别人夸我能干，而是夸我是个好母亲。”

当知青参加高考

时光倒流三四十载，张洛霞还是个普通的洛阳妞。她参加高考，在洛阳结婚、生子、教书、卖冷饮……直到30岁，才迎来人生的大逆转——

1959年，张洛霞出生于洛阳矿山厂家属院。1977年，她下乡到孙旗屯公社当知青。当年12月，高考恢复，张洛霞报名参加。那年，她落榜了，但她不甘心，认为若有更多的时间复习，一定能考上。

那个时代，知青备考会被农民指指点点，说是好高骛远。想学习的知青都是白天下地干活，晚上偷偷摸摸看两页书。

1978年，张洛霞再次参加高考，分数离本科线只差了1分。她认为这是人生一大遗憾，发誓将来一定要超过那些进了本科院校的同学。

结识日本人

1982年大专毕业后，张洛霞被分到洛阳矿山厂子弟中学任教。厂里开办夜校，报名的人很踊跃。张洛霞知道消息时，名额已满。正巧有个教师报了日语班，上了两节课后不想再去，张洛霞就花5元钱买下她的教材，顶了她的名额去上课。

待到学期结束，报名时的120多人，只剩十几人还在坚持，张洛霞是其中之一。当时她已怀孕，一边拿着个塑料袋呕吐，一边参加结业考试，居然顺利通过。

张洛霞觉得，光学习书面日语没意思，还得学会话。那时候不像现在，满大街都是外语培训班。张洛霞多方打听，才得知某宾馆请了个日本人，教宾馆服务员学日语。她想交钱去学，被宾馆拒绝。既然明的不行，那就来暗的。她偷偷溜进宾馆“蹭课”，每次都坐在第一排。不想没过几天，宾馆工作人员发现了她，将她撵了出来。

怎么办呢？放暑假后，张洛霞带着孩子在龙门石窟等日本游客。不管男女老幼，只要看着像日本人，她就大大方方地走上前去搭讪，请对方留下联系方式。

回家后，她搬出所有的工具书，东拼一句，西凑一句，给这些日本游客写信。日本友人感动于她的热情，都会回信。这样你来我往地坚持了两年，不知不觉，张洛霞已能流畅地用日文写信。